群談採餘 八

校道 兄夢 曉娶 教子 壽榮 生
證正 相命 吉北

13
389
8

孝道
兄弟
姊娶
教子
壽樂
養生
慈正
相命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為則鷄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鷄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勞蓋以刑而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耳若世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謂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欣然為之及親沒之後

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皆辭焉毛義家貧　附邀
義為安陽令義奉檄色喜後母死累辟皆不就蓋前
之仕為親屈也管夷吾天下才也以母在當三戰而
三北卞莊子亦三戰而三北母死後魯出師乃奔敵
獲甲首殺七十二人固知向之北為親恬也
魯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為曾家財巨億
事親盡禮日養三牲一味不虧不先親而食新味為
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歸不畜猫犬恐驚動於
親時亢旱井池竭母思清水曾跪而操鉼則甘泉
自湧清美於常學徒有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
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
曾家連車繼軨輸於王府諸弟立祠於門外謂曰曹
師祠及世亂家人焚廬曾憲先文湮沒乃為倉以藏
書故謂曹氏為書倉
春秋時有刺客朱明者膂力絕人使氣好鬬幼時父卒
寡母在堂常撻之臨終將所服之襖所持之杖遺其
妻曾言曰我死之後尔或剛狠生事猶昔尔妻穿此
衣拄此杖来諫即同母也念之哉厥後每與人鬬妻

輒着襖持杖前唱曰母得起禍明遂納氣而卒雖挫於人不輟也嗚呼若明者可以稱孝矣

人臣委質事人不得顧私親然危疑難處之際亦當權其輕重緩急而不失為忠孝始可也如馮異杨為漢兵所獲母尚在父城異謂秀曰明公興義兵復欲安異願從遊但有老母在父城乞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秀許之徐庶初從劉備母為操所拘庶辭備曰本欲與將軍共圖霸王之業今失老母方寸亂矣遂詣操晉周顗為涪城守秦虜其母顗降秦乞欲以為尚書即顗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雖公侯之貴不為榮也此三人者可謂善處君臣母子之間矣否則不足為孝如申鳴當白公之亂父已為虜揮涕而鼓之石奢為楚王理其父殺人卒斬以明法趙苞為遼城太守母為虜獲遂登城決戰則輕重緩急之等槩乎其未之權矣

王裒字偉元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及司馬昭有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引出斬之裒痛父

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出墓所拜號擗攀柏悲號涕淚着樹枝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容助之者裒皆不聽及司馬氏纂魏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此可見衣食不求豐裕坐不面關其情皆萬不得已耳

晉胡威父子清廉世祖問卿清與父孰勝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威誠可謂善尊其父而亦未嘗肯自汚也王羲之父子書法名世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當不同安曰外人論殊不爾獻之曰外人那得知此言不近與父爭名矣乎孫過庭書譜云右自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毫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初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托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墻義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謂不悉義之還見乃嘆曰吾去時真大醉也子敬乃內慚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愽斯

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南史齊劉孝綽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及宋錢希白曰李含光善書或曰筆迹過其父含光聞此一言終身不書孝子之所存如此

朝廷錫宴秦漢而下紀載非一徹俎收餕禮制有之陳徐孝克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嗽至席散當其前膳羞猶減帝密令中書舍人管斌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嘆良久乃勑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唐秦再思記宣宗宴罷見百官與衛王拜舞遺下果食之物上悉之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勑大官今後大宴官文武給食兩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裹歸然則後世帕裹餘食之例豈始此歟

梁武帝時吉翂字房濟馮翊人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奸吏所誣當死翂年十五歲擊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三疑人教之使廷尉蔡法度訊其欺罔法度盛陳拷具翂色不變徐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

見父極刑求以身代柰何受人教耶法度乃更和顏以誘之終無異辭梁主乃宥其父罪時縣尹王志舉以純孝上聞豹曰父辱子死吾分所宜若因此舉則是因父以買名固拒而止

隋李德饒趙郡人為御史性孝父母寢食終日不思食十句不解衣親沒水漿不入口哀慟嘔血及葬日仲冬積雪行四十里單衰徒跣號痛幾絕送喪千人莫不流涕甘露降於連喜鵲巢於廬納言張達遐巡省河北詰其廬弔慰之因改其村曰孝敬村里曰和順里

唐杜羔有至性其父為河北尉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常抱終身之憾會堂兄兼為潞府判官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窺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歸入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視烟煤下字數行拂視之乃其父遺迹言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號哭而往果有父老指其丘壠遂得歸葬

唐楊萬頃殺張審素二子瑝琇為父復仇殺萬頃張九

齡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竟伏大刑蓋九
齡君子喜人為善林甫小人嫉人為善好惡不同故
也苟其父罪當死則難不當報父死不以罪或非出
上命而為人擠陷以死可不報乎太宗雍州二年七
月京兆府鄠縣民甄婆兒報母因殺人詔決杖遣之
惜乎聖明之不遇明主也

唐侍郎穀在翰林父為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穀因春時
遊宴忽念溫清進狀乞省覲其詞曰陟彼岵兮孰不
瞻父方寸亂矣何以事君自內逕徑出時皆稱之至

華陰拜河南尹

唐莊宗劉后少困兵亂與父相失後貴寵其父劉山叟
聞之負藥筐詣宮門請見時嬪御爭以門第相尚
后恐為巳辱即曰我離家時父已亡安得有是命驅
出之莊宗常於宮中微服攜筐裝為劉山叟以為戲
後瞿宗吉詩云同光天子尚豪奢后族多稱富貴家
山叟不知人事改摩挲老眼入京華

范文正公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
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

不在矣汝母又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

宋高宗居德壽宮時生日每歲進奉有常數一日忽減數項德壽大怒孝宗惶召宰相虞允文語之文曰臣請見而解之孝宗曰朕立待鄉回奏允到宮上謂德壽盛氣頃之曰朕老而不死為人所厭文曰聖孝本不如此罪在小臣謂陛下聖壽無疆生民膏血有限減生民有限之膏血益陛下無疆之聖壽德壽大喜酌以御醞因以金酒器賜之回奏孝宗亦大喜賜亦如之

宋孝宗天性仁孝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食進素饌毀瘠特甚吳夫人者潛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為言上堅不從一日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作商量於是密令於中以鷄汁等雜之素饌中以進上食覺爽詢所以然內侍恐甚實告上大怒即欲見之施行皇太后聞之亟過寓居解之乃出吳夫人於外內侍等罪戮有差

宋長洲之相城一丐兒每詣沈隱君孟淵所請丐凡所

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筒簞中隱公初不為意久而問
之對曰將以供母隱君潛令人看其所為丐至野岸
舟中雖陋頗潔老媪處其中陳食母前傾酒跪奉伺
母扶盃乃起跳舞歌唱嬉戲以娛母食盡更為他求
常日如之及母死後卒不見丐者此人而知曲意悅
親若是而況世之不為丐者乎

士大夫之家不幸出妻為之子者非其親生猶可不服
苟其所親生而視之慼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父穎
先娶馬氏生永德為穎所出永德知鄧州於州廨作

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
於繼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時大臣母妻皆
得入謁劉氏存日馬不得同入禁中劉氏卒馬始得
入謁　太宗勞問嘉歎封莒国太夫人此可為人子
事出母之法　仁宗景祐三年集賢校理郭祯乞為
嫁母服詔御史太常寺禮院議詔自今並許解官申
心喪

趙屼倅温州其父扑致仕家居屼迎以就養作堂名戲
彩堂扑題詩堂中云我慙堂中樂可知優游喻月意

忘歸老萊不及吾兒少且着朱衣勝綵衣吁父慈子
孝之樂如此可想見矣世有讀聖賢書至於父子相
夷者其去禽獸幾何哉
胡致堂寅字明仲安國庶子也將生其生母欲不舉文
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則已溺將死矣
遂抱以為己子少年牛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中其上
有雜木過數旬寅盡刻為人形安国曰當思所以移其
心遂引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悉能成誦不遺一
卷遂為名儒及貴顯不欲為本生母持服為右正言

章所劾會秦丞相亦惡之遂謫新州安置嘗於謫所
著讀史管見數千萬言極意譏貶秦氏如論桑維翰
漢宣帝哀帝晉出帝孝服論者是皆欲借此以自解
然持論太過欵蓋益彰前輩蓋嘗評之今詳始末如
此非敢輕議先儒也
楊大明南康人娶父于黃公坑下結廬墓側所畜白鷄
為狸捕去藏石穴中次夕大雷震石粉碎狸死焉人
以為孝感有道人至廬所見之嘆其純孝楷架上衣
謂曰以是與我當有奉報大明即與無靴色道人解

腰問小瓢佇衣其中瓢口甚窄衣入無碍錢取小黑石磨之嗟呵良久遂成紫金又變藥劑以授大明〻謝曰身居貧約且在父喪不敢覬富壽也道人益奇之復探瓢取衣還之曰聊試君耳題詩云楊君真確士孝行動穹壤皇上憐其艱七夕遣向徃逾巡藥頓石遺子為饋餉子既不我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首鼠記青雲如反掌遂別去人觀題墨如動皆疑其仙時紹興十三年朝廷聞之旌表焉

錢唐吳愷官四川其父沒夫思之情不能已寄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故鄉難問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牕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淚泫然後敘夫死慟始丁憂回一日見瞿宗吉自矜妻詩云薄宦蕭然作遠遊行囊那得一錢留孟光不比蘇秦婦皆笑歸來只救裘宗吉因舉敬夫前詩云〻曰尊翁有念子之情而子乃歸美其婦慟乃大慚

正德間客師偃香山人自少性純父春泉罹癰疾兄弟

六人惟師儉侍側弗離丁丑歲值寇掠鄉人各竄師
儉負父而逃賊至被執縱火焚其父儉泣曰父老且
病請以身代遂就焚死年二十二父哀之甚士大夫
各賦挽詩有曰淚看諸挽極傷情子不亡身父不生
賊火縱饒千丈焰也知終古不燒名又云千秋烏石
江頭月還照當年孝子心

兄弟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〻言語莫傷情一
田相見一田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
人友于之愛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寡
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聚父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
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
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相
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情間不生
其樂豈有涯哉宋周益公以太傅休其兄以監丞休

年皆八十詩酒相娛終其身韋泉趙昌甫兄弟俱隱
玉山蒼顏鶴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九十真人間
至樂之事亦人間所希有也

孔褒與弟融以舍張儉故臨訊為爭死世皆義之余觀
姜肱與弟仲海李江嘗同被寢疲遇盜欲殺之兄弟
爭死盜兩釋焉元孚為魏冀州刺史與兄祐俱被賊
葛榮所執兄弟爭相為死榮曰此義士也皆免之此
其事與褒兄弟無異夫死生之際大矣彼數子豈料
共獲免而爭之乎誠見義重而見害輕也他如衛壽

竊旌而殞命趙熹棄兵而復讐楊厚托疾而不言庾
衮感疫而不避王賛飲酖而不疑劉興代役而爭死
雖所處不同要皆重一手足之義也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于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
妻子而又遇賊劫擔其兒及其弟子緩度不能兩全
謂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當棄我兒幸
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卒
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
道無兒按本傳是日過泗水棄子及暮子復追之明

日繫之於樹而去彼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訊其家乃攸之甥攸素有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至咸和元年卒史臣曰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何至於繫樹絕其奔走斯豈慈父仁人之心卒以無嗣宜矣

唐隴西馬用和生二子長友仁次友義皆讀書明理義繼室陳氏出也兄弟睦若同母所生陳氏有分愛憎屢肆長舌一日問用和曰二子不知稼穡可會治生用和可之召二子諭曰仁貿易天涯義董治家事仁

卜日啓行乃吟一絕別弟云十里河橋蔓草青仗帆瞬息短長亭不禁又作天涯客愁覩郊原有鶺鴒(渴義)亦復吟云手足分携腸斷生時關山千里共相思共行願促歸鞭早莫待枝頭叫子規仁經商數月俄(如)見弟甚歡自是仁連年營獲(穫)箋毋欲分爨父信諭二子仁泣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何忍異心陳氏屬予曰汝私藏不分必欲困乏其金矣義諫曰兄立心公父母不從仁知不可奪乃蕝自逝去壁上遺一詩云呼號三諫信言難義利分明一念間莫謂求名沽世譽

清風千古首陽山義觀詩唱 咽徧訪無迹數日仁又
寄一律云義心既重利心輕分異何乖手足情糗飯
自飴虞舜樂採薇獨守伯夷清拆居不忍從朝夕退
遜耳當矯世名賢弟晨昏出入定省莫因流落念而兄
義愈感傷踵韻云勢利鴻毛眼底輕異居忍比雁行
情薛包讓德千年烈太伯仁萬古清棄禮亂倫趙
薄俗分門割戶總浮名懸、早發歸寧念並去損篤
樂弟兄義思兄至忘寢食不出尋覓得於葦山白雲庵見
兄泣拜百計勸解兄曰父母同天地吾負罪在逃本

非矯世亦望親感悟耳於是歸用和知二子義讓深谷
陳氏以紿曰友仁恐發私藏易檢點之用和搜其篋
笥皆書畫無長物也父大悔悟陳氏化為慈母光弟
同居無異焉

唐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甚茂蓊鬱未嘗相離密、如栽帝
因與諸王閑步于竹間帝語諸王曰人之父子兄弟
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二心生離
間者觀此可以為鑑諸王皆唯唯帝呼為竹義

陳忠肅公至孝事親承順其喪毀瘠如禮廬墓茹蔬連

年有芝草甘露之瑞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二十世公撫恤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奏補恩澤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以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

杜正獻公前母有二子不善悌其母改適河陽[illegible]氏祖母卒公年十五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劍斫之出血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第四及貴其長兄

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者甚多仍皆為之婚嫁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附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五代時有人早喪父母及冠惟叔父存焉叔有七子一日叔謂姪曰吾當與汝析籍姪曰如何忍其產業叔曰分之為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弟共一分可分為八分之終十七歲頑薦

入京時同館二十餘輩有術士徧視之曰南京高第獨此少年諸貢士咸斥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此少年滿面如乳臭兒耶術者曰吾等久歷場屋豈不陰德之氣及放榜果獨登名

温人趙彦宵兄弟二人父母亡後同爨十二年事兄彦雲惟謹彦雲躭嗜聲色博奕生業日壞彦宵諫之兄怒遂拆籍不五年而兄資產蕩盡公私逋負當三千餘緡彦宵因除夕置酒告其嫂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饑寒之憂故勉從耳今幸我一半尚不廢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火之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兄所負錢已措備償矣兄初有慚色不從見弟意勤懇遂受之次年彦宵與長子俱鄉薦登第鄉人敬服洪武中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其弟哀訴於午門願代兄死 上問其故二人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身贖兄 上疑其非誠乃允奏因戒行刑者曰第試之其人如有難色即赦之無難色則赦之二人

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聞者無不嘆息　太祖嗟異
特赦其兄

永樂間尚書夏原吉送弟還長沙詩云颯々金風八月
蘭汝今歸去寸心安菜根有味休嫌淡茅屋無書可
借看日具旨甘宜奉母秋收租稅早輸官明年此際
還来望莫遣寥々鴈影寒

古岡黎先生名貞號秋坡國初名儒嘗以非罪謫戍遼
左問里馬其與焉阨而先生宥回而馬不宥馬之兄
盛席以邀先生俏觴之妓皆絕色先生不能遺以詩
曰錦瑟銀箏白玉巵賞音元自有鍾期可憐孤鴈長
城外叫斷雲頭總不知其兄得詩為之墮淚罷宴

陳公謙字子平平江人也性孝悌讀書不懈溫恂雅飭
言不出口而內行甚備其師林公寬龔公璛勉應鄉
貢既入院門有儒士懷挾乃嘆曰是豈所以致身之
意耶遂不復就試隱居教育養親之辛哀毀踰瘠初
父病痒思鱉因市以進父疫終身不忍食鱉奉其兄
陳訓尤極友愛訓嘗為鹽運司吏以廉能稱及考滿
歸甚窘謙養之如嚴父丙申兄為江浙行中書省照

磨謁告還吳適外兵薄城急俄聞城陷即呼其妻并與弟訣曰吾雖位卑義不可辱弟乃處士宜往避之語畢即扳佩刀欲自刺家人抱止兵入詈使拜不屈遂刃其胸謙翼蔽之乞以身代衆以君儒冠被之於門復入見其兄已殪伏屍慟哭因併見害悉投于河其嫂與老僕皆自經死謙妻已先卒惟一子十餘歲逃舍幸得脫事定門弟子范文綱亟告於主師募人求其屍得于篠橋下兄弟倚五水中入戚以為異上官為給粟助之斂訪其子詔以棺屬陳氏文綱與詔

奉柩窆之謙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太玄皇極之學其樂府詩歌尤能追古後官求其所著書皆散失惟得周易解詁二卷古體詩二十四篇而已

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乃可見若早議婚姻事無變易固為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壻流蕩不檢或所議之女狠戾不檢從其前約則難保家背其前約則為薄義而爭訟由之以興可不戒哉

漢劉曄未第時娶趙晁長女早亡有二妹復欲妻之曄

婚娶

表氏世範曰人之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婚姻大抵女欲得託男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貴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乃可見若早議婚姻事無變易固為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壻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狠戾不檢從其前約則難保家背其前約則為薄義而爭訟由之以興可不戒哉

漢劉曄未第時娶趙晏長女早亡有二妹復欲妻之曄

唐詔告還吳適外兵薄城急俄聞城陷即呼其妻與弟訣曰吾雖位卑義不可辱弟乃處士宜徙避之語畢即拔佩刀欲自刺家人抱止兵入詈使拜不屈遂刃其胸謂翼蔽之免以身代衆以君儒冠掖之於門復入見其兄已殪伏屍慟哭因併見害悲拔于闐其嫂與老僕皆自經死謙妻已先卒惟一子十餘歲師暴人舉其樂商賈姻亞爭欲得之謙不許曰吾家累世衣冠豈宜與市井為婚姻耶不顧而去遂終鰥居

宋邵雍之為布衣不喜與貴而不賢者交其子伯溫娶張載之女載之門人皆賢士雍之所以擇婿者如此

宋王安石之子婦呂吉甫之女也安石嘗曰吾家貧婦不可以不識貧家女不可以不識富

曰若是武有之德固不敢求如言禹別之州庶可從命盖不欲九姨也或曰諺云薄餅上揭劉即及第豈得便揀點人家子耶曄曰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不可為婚遂娶九姨生七子皆貴顯一時

漢王駿為少府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我德不及魯參子不及華元亦何敢娶焉夫多寵後妻之子妻多雷前妻之孤非惟婦人慊嫉妬之情而丈夫有沉惑之辟亦事勢使之然也此等足以為誡

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曰皚如山下雲皎若雲間月良人有兩意故與相訣別又云今日斗酒間明日溝水頭躞躞向溝上溝水東西流又云凄凄重凄凄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

晉孫惠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玄女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其得婿如龍也杜詩云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宋景文曰承家難得鳳擇婿女乘龍

晉張宣子家富於財欲以女妻同郡劉商妻怒曰我女

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憲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商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商至孝宣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時司空弈王攸辟商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宣子亦勸商就辟商曰王母在堂一就辟命當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宣子一喜其言而妻之以女莫大乎宣子之見也婦翁冰清女婿玉潤皆晉人浮誇等語不足為劉商道亦非宣子之所樂聞也

晉郤監使門生求親於王導導令就東床徧觀諸子弟門生歸謂監曰王氏諸子並佳然聞信即咸自矜伐惟一人在東床坦腹獨若不聞監曰此正吾婿也及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宣宗時前進士予琮選尚永福公主連拜秘書擢校書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紫事忽中止丞相上審堅旨上曰此女予朕近與會食對朕輒拆筋性情如此恐不可為上大夫妻尋改琮尚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唐則天時宰相魏元同選裴寬為婿未成婚而魏陥羅織獄家徙鎮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矣其家無以為資頓下髮為尼有老尼自外至曰女福隆厚必有令配子孫遍廣宜北歸家入不敢議及至荆門則裴寬齋裝以迎矣後官至尚書子孫蕃衍乃天之報施耳今之勢利視信誓如反掌者寧不有愧乎

于祐唐僖時晚步林亦禦於御溝得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亦拾紅葉題云名曰云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置上流為歸夫人得之後帝放宮女丞相韓泳開韓翠屏有學因為泳作筏及成禮泳開宴語及紅葉事各取視乃曰事出豈偶然歸有詩云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結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

唐顧況在洛乘門與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上題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

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客来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後況娶一宮人韓氏成婚日韓氏於況書篋中見一紅葉驚曰此是吾所作吾水中亦得之即況所題於是相對感泣曰此事非偶然

侯繼圖尚書本儒素之家嘗登大慈寺樓高檻忽秋風西起飄一木葉而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悲娥為誰心中事擲管下進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

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乃貯巾笥中凡五六年後侯與任氏為婚常念此任曰此是妾書葉詩時在左綿書安得至此侯令書驗之與葉上字無異也

唐郭元振少時美丰姿有才藝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婿元振曰知公有五女未知孰賢事不可倉卒更待忖之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誰是匹配以子風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絲幔使子便牽

之得者為婿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線得第三
女大有姿色後果隨夫貴達
唐高祖皇后父竇毅嘗謂妻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
人盡二孔雀于屏令請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得
之射者皆不合高祖後至射之各中一目遂以女妻
之
唐表錄娶蕭安女謀誠定未幾擢進士羅隱以詩贈之曰
細看月輪還有意定知丹桂近嫦娥
唐王昂作狀元始婚禮之夕婦家立需催粧詞昂走筆

賦好事近詞云喜氣擁門闌光動羅綺香行到紫薇
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朱粉汗天真嫌怕太紅白晝
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
杜牧之佐宣城時遊湖刺史崔元亮大張水戲使人縱
觀杜閒行其中閱奇麗得垂髫者僅數歲以財聘之
約十年過期許其別嫁不須待後杜刺湖州訪其支
已嫁生子矣乃作歎花詩曰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
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
張又新唐元和中狀元及第嘗誚楊虞卿曰吾少擅美

名得美室足矣既婚殊失所望作牡丹詩以寄興云

牡丹一朵值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園開似雪一生辜負賞花心

唐皇性度不拘小節為張延賞之婿甚見輕忽唯妻毋苗氏重之後辭別東遊會德宗行幸奉天西蜀之功唐獨君上駕旋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乃易姓名作韓翃馳報張公猶不之信次早入州延賞憂惕失措乃曰吾不識人郭圖有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誰不困風塵偏時甚訝張延賞不識唐皇是貴人

五代時和凝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敗脫走反顧獨見凝隨之乃麾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己者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至幾及瓌凝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歸戒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後必富貴其謹事之因妻以女後官至太子太傅封魯國公

宋王魯初就殿試時已有盛名李沆為相適求婿語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魯姓名言此人今日若不第後

日當為公輔時呂蒙正亦求婚於魯公聞沆之言曰
李公知我遂娶李氏至唱名果及第

孫明復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家貧不能娶
丞相李迪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
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柰何吾女甚賢可以奉箕
箒明復固辭迪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
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不介與羣弟子進
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以
女妻之是高先生之行義也明復曰宰相女不以妻

公侯貴族固以嫁山谷衰老蔡薿之士相國之賢固
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名遂娶之其女亦能
韓魏公琦守中山方晝寢于公廨士人李清臣字邦直
者投刺未謁守門者不為之報辭以方寢清臣字邦直
壁云公子乘閑卧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
周公否曾說當年吐握無竟去魏公既出乃曰吾知
此人久矣使人慰之以其兄子妻焉
李翺尚書牧江淮郡進士盧儲投卷未謁李置其卷于

几案出公宇視事其女及笄見文奇之謂青衣曰此
人必為狀頭李公聞之乃招為婿来年果狀元及第
絶過殿試徑赴佳期盧仝催粧詩云昔時將去王京
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喜成秦晉約早教鸞鳳下
樞樓

晏殊判南京范文正公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
日晏曰吾有女及笄伏君為我擇婿公曰監中有二
舉子富張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
然則就優范曰富脩謹張踈後晏曰取富為婿後改
名弼張亦更名方平及弼再使契丹因國書與口傳
之書不同馳還奏曰政府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
柰國事何呂夷簡争之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公益辯
論不平　仁宗問樞密晏殊何如殊曰夷簡決不肯
為此誠恐誤也公怒曰晏殊奸邪黨夷簡欺陛下弼
晏之婿也其忠直如此公力争獻納二字及還而晏
公已稱納矣

陳嶠字景山暮年登第還鄉已耳順矣嘗作閒居詩云
小橋風月年々事争柰潘安老去何後鄉里以儒家

女妻之合巹之夕文士競集賦催粧詩咸有枯楊生
梯之諷嶠自作云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郤猶是小孩
兒客皆絶倒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
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
舊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
覽高宗親書此聯以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王音曰
卿便是陳脩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
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
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贊奩甚厚時人戲為之語曰新
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

宋江東張文少習儒業里有鉄匠温裕者慕其為士以
女許之後張補入太學見新第人多為朝貴所納遂
有離意連年不歸及登第以書與父母離之妻恨而
溺水死焉適王大諫舟行赦之問知其故載至臨安
訪其所在欲納為婿張喜不知為棄妻伉儷甚篤明
日王語之曰鉄匠女誠非君偶王大諫以為女則不
忝矣新婚仍諧舊好亦一奇事也張悟感愧

宋霍王女名小玉王死與母流落人間有李益者未求婚母許之謂玉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即此十郎詩也既成婚情好甚篤益後結婚大族不復過門玉使人求問卧病經時長安中頗有知者風流之士皆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悉怒益之薄倖一日夢益至入脫鞋覺曰鞋者諧也脫者離也既見而離亦當永別後果有豪士擁益入門玉病久聞益至欻然起見之言曰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為丈夫負心如此鬱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終不克奉

綺羅管絃從今一別含痛黃泉皆君所致以杯酒柢地大慟而絕瞿宗吉詩云簫開竹動故人來好語真成十字媒可惜歡娛易銷歌脫鞾夢破把離杯

錢其者衣冠之後年餘四十無室後成親有期作于飛樂詞曰年少疎狂北里平康十年占斷風光似一場春夢飲散高陽如今休也醉眼獨自悒惶但古人有無錢斷酒臨老剗度何妨散花紅頂花帽作箇新郎低頭失笑幾回浪子從良

王拱辰與歐陽公脩同為蔭簡肅公之子婿歐公先娶

王拱辰之姊再娶其妹故公有舊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

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以二絶戲之云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内傳明日城都因紙貴開簫郤扇見新篇又云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父得詩頗不悦

王元澤有心疾與妻未嘗接荆公憐而嫁之同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再娶而悍後叔獻卒朝廷憲其雪前妻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為侯氏妻京師為之語曰

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兵部死後休妻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陳述古令東坡作詩戲之曰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来燕燕忙杜下相公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謀在安昌客畧遣彭宣到後堂高齋詩話云張子野能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年八十餘家猶蓄声妓子瞻嘗贈以詩有鶯く燕く之語全用張氏故事

盧襄暮年猶為校書郎晚娶崔氏能詞翰結婚之後徵

有慍色盧請作詩述懷為戲崔氏立成曰不恕君檀郎
年紀大不恕檀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見檀
郎年少時

趙德麟喪偶欲得善配未有父之王氏有老女未嫁作
詩曰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
歸飛急去作西窓一夜愁趙見詩遂求婚焉人以為
二十八字媒也 又永樂時王甸字子宣作宮詞有
云南風吹斷採蓮歌夜雨新添大液波水殿風廊三
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仁和解元俞文仁見而悅之

曰此其得意句遂以妹妻之此與二十八字媒同
元至正壬辰定遠郭子興叛濠梁據之時 太祖抵其
城為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以告子興子興親馳活之
撫之麾下召與語異之居數月子興忽謂之曰汝單
居獨處當為汝婚暮歸與夫人語及斯事次日夫人
見而惋惜曰方今兵亂正當收養豪傑此子舉止異
常若不撫之於家使為他人之親是失智矣子興悟
遂以其女妻之今 孝慈皇后是也

有人有女及笄更不置一物其人善畫只作舉案齊眉

圖一幅題一詩手携其女以適其夫詩云婚姻只見
鬬奢華金屋銀屏衆口諠轉眼十年人事變粧奩賣
與別人家可謂識時知幾矣

教子

家養正語録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當
者教子須是重道貴者教子須是守節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
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禮
則長無不肖之悔
陸放翁曰人莫不愛其子孫愛而不知教猶弗愛也人
莫不思其父祖思而不知奉其教猶弗思也
教子有五導其性養其才鼓其氣攻其病廢一

不可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答之二子乃問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曰橋一名曰梓何不往觀之二子往見橋木高而仰梓木實而俯還告商子曰橋者父道焉梓者子道焉

戰國時鄒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於內軻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母召軻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汝不察於禮而責於妻不亦遠乎遂晋其婦謝之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婦姑之道得教誡之方矣

齊田穉母王氏賢能教子穉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母母曰吾聞士脩身潔不為苟得竭誠盡實不行詐偽今君設官以待汝厚祿以養汝務在効忠廉潔反是遠志矣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田穉慚而出反其金自請罪於宣王以就誅宣王賢其母赦田穉罪而以公金賜之

張湯臨死戒其子勿為吏貿鬻就刑戒其子勿復言噫世豈能無吏人豈能無言乎不知已之取禍以殘酷

而徒以吏為懲不知身之見殺以反覆而徒以言為
諱何異人之病酒者不知已之多歛而欲并天下廢
酒也可謂智乎

劉商有子七人各受一經一門之内七業俱成鄧禹有
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教養子孫為後世法今之習
俗多以生男為喜日望一日無所成就其原失於素
無繩墨約束雖悔何追韓退之送其子於城南作詩
以警之必以年至十二三為憲以至二十三十而賢
不肖決矣有父如劉商鄧禹何憂乎哉

陶淵明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髩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
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志
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舒九
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黃山谷云
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
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以愁嘆見於詩耳後杜子
美遣興詩云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
頗亦恨枯槁達士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
何其掛懷抱王立之詩話云東坡言山谷為余言杜

子美困頓於山川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徃〻譏議宗文宗武故寄之淵明聊解嘲矣其詩名曰遣興可知也俗人不領便謂譏病淵明所謂寢人前不得說夢也

杜子美示子宗武詩云覓句知新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羨紫羅囊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注云秘紹新解覓句稍知音律王渾阿戎年小漸解滿床攤書謝玄少好佩紫羅囊叔父安焚之稍廉顧子紹曰阿紹明年共我長矣吾甚喜爾成人蘇東坡云韓退之示兒詩云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所示者皆利祿矣老杜則不然所言曾參游夏皆示聖賢事也

王珪之母李氏謂人曰吾兒必貴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異日房玄齡杜如晦到其家李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宋蘇易簡之母召入禁中太宗問曰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速於禮遜長則教以詩

書上額左右曰令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賜白
金千兩王母知其子以交遊蘇母訓其子以禮遜其
成功一也

柳公綽夫人韓氏家法嚴肅儉約為縉紳楷範處少長
未嘗見其啓齒衣布素不用綾羅錦繡嘗以苦參黃
連和丸賜諸子每夜習學令之以資勤苦其後男仲
郢以禮自守居家無事亦端坐出齋未嘗不束帶三
為大鎮厩無良馬衣不重薰香退必讀書手不釋卷皆
母訓也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
母自教之宅後古墻因雨隤陷得錢盈船奴婢喜奉
告鄭氏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
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顧諸孤他日學問有
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遂命掩而築之　後景讓為
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恃意枝梧軍中憤怒將變景
讓方視事毋出坐聽事立召景讓於逵曰天子付汝
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　天
子使垂年之母啣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

裨其衣將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為請久乃釋之軍中

遂安

滎陽呂公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祈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

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敬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詞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有成者少矣

張文定齊賢戒子曰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入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已直道更和光此個如

端的天應降吉祥陽明王伯安先生教小兒亦語云
歐陽文忠公與其姪通理書云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
憂汝得昨日遞中書頓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明
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
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
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力自祐
汝謹不可思避事也昨日書中言欲買朱砂耒吾不
關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
除飲食外一物不會買一物可觀此為戒也內翰蘇公題

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私乃見真
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

東坡生子自作詩云人家生子願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但願兒孫愚且魯無災無難至公卿或問曰愚魯何
以至公卿客有荅云彼公卿者未必皆聰明聰明者
未必至公卿此東坡不平語也　後楊白湖詩曰東
坡但願生兒蠢只為聰明自占多愧我平生愚且蠢
生兒何怕過東坡

窮聰明未必勝愚蒙華端花與胸中錦贏得相如四

壁室其意亦本東坡詩來然不露圭角似過之

邵堯夫四十餘始娶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為人父鞠育教誨識在余壽夭賢愚係於汝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若頓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韓忠獻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侍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杜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位試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將何報國必欲撻之衆賓乃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王文正公歸喰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不使知淡

薄之味公陪祠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為之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儒風我死望汝輩純素雜奠也亟令送還易之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刻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之子也

曹璨彬之子也為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戒之曰先侍中廉歷中外未嘗見有

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夫璨有將帥之才惟以積錢數十緡為母所責今世祿之家膏粱子弟席其餘勢以膺冠冕惟堆金積鎰營私同利以第宅服飾玩好車馬僕從誇於一時又璨之罪人也

橫渠先生言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合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於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朴之若既朴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之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

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陳堯咨精於弧矢自號小由基為知制誥出守荆南田其母馮氏問曰汝與名藩有何異政咨曰州當孔道客以堯咨善射無不嘆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異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吳孱妻謝氏其子名賀〻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淺白圭之妻之令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邵伯温少時讀文中子至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覇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〻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汲生輒議先賢亦不韙也伯温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范公質訓子詩云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〻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〻復競〻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

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
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
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節鴟宜戒詩人刺戒爾勿放
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称八
達千載穢青史戒尔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
性化作酗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聞可記戒爾勿多
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禍從此始是非毀譽
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
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

奉即ㇾ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我為玩戲所以古人嫉
讒除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為義氣為人赴急難
徃ㇾ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
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ㇾ過閭里雖得市童憐
還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
戚ㇾ懷憂畏深淵與薄氷踏之惟恐墜爾曹當慮我
勿使增垂戾閉門歛縱跡縮首避名藝勢位難久居
畢竟不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
亟走多顛蹶灼ㇾ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ㇾ澗畔松

欝ㇾ含晚翠賦節有疾速書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
躁進徒為爾

真宗嘗問高瓊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愚不肖
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
子毋曲事要勢以虧進身若吾詹節行間至秉旌鉞
豈因人力哉又嘗與諸子論蔚昭敏李斌之為人諸
子曰此衆之所非吾之所取也王曰吾常與此二者言其忠賢
一心無銖髮敢欺朝廷衆之所非吾之所取也
范純仁聞諸子怨竜惇必怒正之及在道舟霪于江衣

盡濕顧諸子曰此豈惇為之
元處士王紹汶示其子孫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
力亦當為之害人之事雖戲謔中一念不可妄發
往閣老戒子云戒爾休貪酒與苍綿貪花酒使忘家多
因酒醉花心動自是苍迷酒性斜酒後看花情不厭
苍前酌酒與無涯酒殘花謝黃金盡花不留人酒不
賒
陳檢討繼幼孤母節婦守義甚堅教子嚴薦郡邑上其
事命巡按御史廉覈之御史既得狀復微行至其隣

家樓上潛窺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袍
盎從之步趨整肅然既而回灌少頃節婦入內久之
手持茶二甌來檢討遙望見邊禦盎趨迎至前跪和
手奉一甌而起飲之禦史不覺動容稱嘆即以上奏
旌表門閭

壽樂

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少年不勤是不知勞也年老
奔馳是不知逸也天命我逸而我自勞可乎

聞道士遺言餌术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
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俱廢安能舍其所樂
從其所懼哉

莊子云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
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三四日而已

黃帝一百十歲少昊一百歲顓帝九十八歲帝嚳一百

歲堯一百十八歲舜百有十歲禹湯皆一百歲文王
九十七歲武王九十三歲載韓愈伊尹一百二十
歲周太公一百四十歲漢竇公本魏文侯樂官至漢
文帝時年二百八十歲魏羅結一百二十歲唐李元
爽一百三十六歲蜀范長生先事劉玄德至李特時
年一百三十餘歲宋譙定一百三十歲猶橫經授易
彭祖壽近八百歲載秇林
宋朝宰相享耆壽者宋惠安八十張齊鄭公八十六陳文
惠八十二富韓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宋元獻七十
九李文定七十七魯宣靖八十龐穎公七十六蘇丞
相八十二文潞公錐至九十四而衰貶秩中蔡師垣
亦九十一晚節拘籍南遷徂於亡路不得全有富貴
考終
晉人卓彥恭過洞庭月下有小漁之而過其傍見一老人
鼓枻徐去朗吟曰八十滄浪一元翁蘆花江上水連
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歌邀喚之不
可及也斯人其隱於漁者歟其詩身世已兩忘矣彼
盛氣於豪華悚容於寒薄忻情於軒冕戚志於常褐

而不知取樂者何哉

閭巷小兒倚唱花開花謝年ㇾ有人老何曾再少年語極鄙俚然亦自有動人者劉希夷代悲白頭翁詩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兒女惜顏色行逢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為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ㇾ歲ㇾ相似歲ㇾ年ㇾ人不同寄語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今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此篇情寄與前俚語何異李太白問月詩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亦是此意而文之聲律且無冗贅其李劉之高下乎區ㇾ百年花月斷送古今人也多矣

九老圖白樂天元和中對策乙等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父之為主客郎中知制誥晚年放意詩酒居東都

履道里疏沼種樹搆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
先生香山居士結九老會胡果年八十九吉旼年八
十八劉真年八十五盧真年八十三
張渾年七十七君亦七十七庠曰於東都履道坊合
齒德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稀有
因各賦七言韻詩以記之樂天詩云七人五百七十
歲拖紫紆朱垂白顛囊裡無金莫嗟嘆樽中有酒且
歡娛吟成六韻神還王鎖到三盃氣且麤戲寄狂歌
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邁二疏傳人數多

於四皓圖除却三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後有
洛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僧如滿年九十五亦來斯
會樂天贈詩云雪作髭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双歸
當時一鶴尤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胡果詩云閑居
同舍此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羣霜鬢不嫌盃酒興白
頭仍愛玉爐熏徘徊玩柳心猶健老大看花意却勤
鑿落酒斟揀酪酌香囊高挂任氤氳盡真詩云先時
共作三朝貴今日猶逢九老翁但願綠醅常滿酌烟
霞萬里會應同

陳少卿亞揚州人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幅晚年退居有華亭唳鶴一双植石一株奇峭可愛與異花數十本列植於庭為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書雜墳典華亭仙客伴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

陳死未幾皆散落民間

應璩古樂府云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處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人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童腹節所受中叟前致辭（左十四字白內）室內嫗麤醜下叟前致辭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晦翁語錄或云俗語夜飯臧一口活得九十九先生曰此出古樂府三叟詩

睢陽五老杜衍字世昌慶曆中時稱清白宰相封祁國公至和中退居睢陽與馮平王嶼畢世長朱貫咸以耆德挂冠優游桑梓暇日宴集為五老會賦詩酬唱錢明逸為序云蹈榮名而保終吉卻貴勢而躋遐耆白肯一節人生所難杜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稱分曹與挂冠天地至仁難補報林泉幽致許盤桓蒼朝月夕隨時樂雪鬢霜髯滿坐寒若也睢陽為故

事何妨列向畫圖看馮和云醉遊春圃烟霞煖吟聽
秋潭水石寒畢云篇章捧和懽風雅卷待優遊荷歲
寒朱貫云各還朝政遇堯年鶴髮俱宜頂道冠尔到
林泉能放曠全抛籌綏尚盤桓云歐陽永叔借觀
五老圖和韻云脫遺軒冕就安閑笑傲丘園縱倒冠
白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鴻宾得路高難
慕松老無風韻自寒聞說優游多倡和新篇何惜盡
傳看

洛杜耆英會文彦博潞公元豐九年留守東都年七十

七時富韓公年九十九致仕在里第二公弼亮三朝
為国元老與席司封汝言王尚恭趙南正劉几馮行
已楚建中王不疑王拱辰張昌言司馬光張壽十三
人為耆英會於韓公之第買酒相樂圖於妙覺僧舍
洛陽多名園古刹竹水林泉之勝諸賢簪盼皓白衣冠
甚偉洛陽太平盛事也諸公皆有詩温公詩曰洛下
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為
具更徵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箸只將佳景便娛賓
庚公此興知非淺蓼蕭雍中難作主人潞公請老致仕

後再起平章軍國重事制書云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魯為孺子之師繼而請老復以太師致仕年九十二壽獨高於諸公文潞公耆英會詩云九老舊賢形繪事元豐今勝會昌春要眉素髮皆時彥揮麈清談盡席珍樂翰不停詩思健飛觴無笑酒行頻蘭亭雅樂誇脩禊洛社英游賞序賓自愧空疎陪几杖更容欵密奉籌紳當筵尚齒九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趙丙詩云新春喜名燕英髦主禮雍容下庶僚二相比肩官一品十人華髮仕三朝星階並列瞻台曜樽酒時斟把斗杓東顏庸夫最無狀也將頭面赴嘉招文公又與程珦司馬庶汝言作同甲會司馬溫公名光字君實招諸公于南園為真率會作詩曰揄錢零乱柳花飛枝上紅英漸欲稀莫嚴唧盃不厭數居日須知共力惜春暉真率春來頻宴聚不過東里即西家小園容易邀佳客饌具雖無亦有花本集云三月二十六日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王安之七十七歲楚正叔七十四歲王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溫公再

用前韻詩云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鬬雞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暉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辞斟十分酒儘教人醉滿頭花真率會約曰一亭盞不序官一為具務簡素一朝夕食不過五味一菜菓脯醢之類不過三十器一酒巡無笑深浅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一召客共作一簡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一會日早赴不待促一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范景仁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歸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乃遊娥眉青城下至峽出荆門歲暮乃還高師在道作詩二百餘篇有云不學鄉人跨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

范蜀公居許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茶蘼架廣高可容数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嚼一大白或語笑諠嘩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當時號為飛英會傳之遠近為美譚

滕達道元發錢醇老葆孫莘老覺孫巨源洙同在館中各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皆不足道約旬休日相率同遊三人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道達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特甚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闌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見又順指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矣莘老時在諒闇中辭之衆遂起去莘老常語人云平生看

老只此一處

陳堯佐字希元退居鄭圃尤好詩酒張仕遜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堯佐答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乞立儲貳真宗嘉其敢言翌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奬久之召為右正言後公參知政事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賀獻老人星圖為壽獨其姪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

湖恭公即日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中丞湘川羅公鑒退居柳坪之上鑿池架亭名曰頤樂
日處其間為詩云亭中樂事與誰傳朱紫身閑更大
年明月泛遊蘇軾後北窓高卧伏羲前林泉茹飲貧
無厚花木栽培静有權一室蕭然無俗慮却疑身世
是壺天又自為記曰雨暘時若五谷登而百室寧可
樂也一有水旱之災饑饉相仍民不聊生雖欲優游
於此亭得乎民康而富四境晏然可樂也一有盜賊
之發則軍旅興焉供億頻焉財物耗而禍乱生雖欲

優游於此亭得乎白髮頻頻步履康健眠食無恙可
樂也一有災疾之侵精力衰而登陟難求一室之安
不可得雖欲優游於此亭得乎昔温公以獨樂名其
園康節以安樂名其窩予非不知所嚮慕以名吾亭
而必為此者意誠有在也

八十者年一品官歸来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内歸心在
可在君前下拜叅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
鱠三公事業三槐侍晋取完名久遠看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

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亭清閑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追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惟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陸放翁名游字務觀毋慕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為字而字其名也少好結俠客有恢復中原之心曉嘆一篇書憤一篇足見其情臨終一絕云死後無知前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老翁此亦有三躍渡河之態史稱天才豪邁正似其詩惜為韓侂胄之客此詩本集亦無秦少游名觀陸放翁年八十三吟詩曰石帆山下白頭人八十三回見早春自愛安閑忘寂寞天將強健報清貧枯桐已爨寧求識敝帚當捐卻自珍桑苧家風君勿笑他年

猶得作茶神　又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
能守亦寒酸　納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声本珥貂若
悟死生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十年回首俱陳迹
不向盆中何處消　又戲遣老懷詩云平生碌碌本
無奇況是年垂九十時阿囡畧如郎罷意稚孫猶伴
太翁嬉花前騎竹強名馬階下埋盆便作池一笑不
妨閑過日嘆衰憂死却成癡
伊川生日致齋恭肅不事飲宴歌樂蓋念勑勞之力今
人詞辰極意歡娛其壽詞多用律呂體狀其月實英

形容其日然實英若在月半前則日長一葉乃是增
數為美若在月半後則日凋一葉乃是減數實為語
忌烏可使也用事當嚴又要脫俗方是作家且如八
月十六日生辰有人作歌曰昨夜萬家齊笑語祝君
千歲共團圓又如一僧壽秦師垣壽曰不祝公兮椿
與松椿松老大無不空不祝君兮龜與鶴龜鶴相沒
徙雲泥祝君頭作天上月歲歲年年常皎潔錦城初
動五更鍾引領衆星朝北闕秦公大悦
吳叔經代人上黃畊叟太夫人壽乃三月十四日也其

詞曰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識者謂若十三日亦使得不若云猶欠一分方見得十四日也嘗見樂人聖壽致語初用老子長上古而不老對董舒歷萬世以無弊固以云好然不老二字乃是語忌豈若詩人媲其辭云永錫難老多少委曲又如天子萬年如南山之壽裨爾壽而臧皆曲盡祝壽之意封人祝堯能如許乎

方萬里選詩有云生日詩多諛詞不如人意故皆畧之予觀元人壽詩却多今錄數首以備采覽　趙

孟頫壽平章李韓公詩云瑞鍾光岳應時需日上天衢手自扶八表同風開壽域五雲異彩映台符經綸至治歸賢相陶冶斯文屬大儒為國白頭身未老掌中行見有明珠　壽王趙公八十詩云儒仙弭節下蓬瀛燕處超然鶴骨清周室龍韜師尚父漢庭鳩杖賜桓榮中州大國封全趙東閣賢良位列卿白髮同僚欣盛事年〻未此慶長生　傅若金壽王左丞詩云南極諸星映赤霄東風二月滿青條焚香鳳閣春開宴鳴玉龍墀午散朝但使經綸齊穆契不勞服食

慕松喬日長自度昇平曲閑聽雲間合九韶　王仕
愿壽劉邢公詩云詔下金鑾第一廳春風湛露讌趙
逵嘉辰又綏蒼龍角仙侶同驂白鶴翎衛武高年猶
入相常衰只老日只傳經崆峒別有長生訣杖几凝香
酒半醒　張翥壽岳齋傳左丞詩云六朝名德仰巍
巍未許家園久息機霖雨帝方思汝作袞衣人更望
公歸南山一柱需中士左轄三星近太微欲向賓筵
頌眉壽寸心遙與白雲飛　薛漢壽承旨張晴齋詩
云鍾王書法得精微每日臨毫不厭揮相業曲江金
鑑録幽懷西塞緑蓑衣蟠桃開日三千歲古柏參天
四十圍應與赤松相伴約他年名遂早知幾蓑衣張
志和事
東坡在儋耳題司命宮道士息軒詩云無事此靜坐一
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黄金幾時成白
髮日夜出開眼三千秋速如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
汝一念息時未登此軒日送過海席家山歸未成題
詩寄屋壁復云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
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世間

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牧得

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

趙孟頫作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月添墨花飛眼雪生

鬚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果中腸慷慨淚常淹移床獨就南窗坐畏冷思親愛日簷

東坡白髮詩云人見白髮喜多少少年人我見白髮憂不見白頭死不如將詩為勝有老儒以貢授教官翰林題白頭翁畫送之云幽谷多年滯羽翰泮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頭空白看春花雨後殘

蔣復軒鑷白髮詩云勸君休鑷鬢毛班鬢到班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

寧王作鑷白髮詩云黑髮叢中白數莖幾番鑷後又重生而今白也由他白那得閑工與老爭

閻鄭浦鬚髮謠云凡人鬚與髮恒憂不到白待得白將來覽之殊不懌憂不到白妨夭殤白也不懌嗟易亡嗚呼少壯老死人之常請君聽命勿干忙

養生

天地元氣歲有升降自冬至後漸升至于九天夏至後漸降至于九泉人身元氣亦有升降子時生于腎中自督脉漸上升泥丸此即天地一陽初動感而遂通乃復卦也午時自泥丸下降于心戊亥歸于腹中此即天地六陰閉塞寂然不動乃坤卦靜極復動循環無端其至妙又在坤復之交即亥末子初之時故黃原遠遊篇曰一氣孔神子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子無為之先朱子謂此言廣成子告黃帝不過如此陰

符經曰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朱子曰此二句極說得好靜能生動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養生者當順其時而行坤復二卦之功

胡子云天有三寶日月星人有三寶精氣神善養不用太急須要三全寡嗜慾精全寡言語氣全寡思慮神全須要三圓精圓不思慾氣圓不思食神圓不思睡既然三全自然三圓三全三圓便是神仙

赤子云天地雖大不能容空中之物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是以脩養之人全在乎塵根息念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致虛守靜冥神凝神則虛室生白乃自然耳

本草衍義總叙曰大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狗智巧以憂畏狗得失以勞苦狗禮節以身世狗財利四狗不置心為之病矣極力勞形躁暴氣逆當風縱酒食嗜辛鹹肝為之病矣飲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久卧大饑大飽脾為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欲勞形三田漏溢腎為之病矣呼叫過常辯爭倍答胃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為之病矣五病既作

故未老而齲未齲而病、則必重、則必鼕鳴呼是
皆弗思而自取之也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澡身者非湯沐去垢而已蓋
其法在乎節食調中摩擦暢外也夫稟五行之氣而
食五行之物實自胞胎五形已呼吸精血豈可去食
而求長生但世人不知休糧服氣是道家之權宜非
永絕粒食之謂也故人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
戒乃節約之稱有饑即食、勿全飽此所謂調中也
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五味不時不食腐

敗閉氣之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宜摩擦皮膚温暖
熨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坐久立久勞久役皆宜
戒也此所謂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是以齋戒
為漸門之首矣
人身榮衛血脉寤寐即行於內寤寐內外相
養相平然後每日自夜半子時至日中午時先平臥
舒展四肢次起身道引喘息均定乃先叩當門齒小
鳴後叩大齒大鳴以兩手摩面及眼身覺暖易端
坐盤足以舌攪華池候津液生而漱之默記其數又

三百而一嚥之凡嚥津候呼定而嚥之畢而吸如此則吸氣與津順下丹田也但子後午時食消空心之時頻之嗽嚥無論數遍意盡則止凡五日為一候當焚香于靜室中存想自身從首至足又自足至丹田上脊膂入于泥丸想其氣如雲直至泥丸想畢復嗽嚥及以兩手掩兩耳搭其惱如鼓声三七下伸兩足端坐俛首極力直頸兩手握固又於兩脇下接腰於骨旁乃左右聳兩肩甲閉息頃刻候氣盈面赤即止凡行七遍氣從脊膂上徹泥丸此脩養之大綱也然

更有要妙在乎與天地真氣冥契同運能識氣來之時又辨氣息之所若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謂之神仙矣法起冬至夜子時一陽氣始未或遲或早先須辨識氣未形候絕覺氣未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偕作次日復候此氣而消息之此是神仙至妙之術人罕達之儻三百六十日內運氣適合精氣兩三次則自覺身體清和異於常時況久習之積累冥契則仙道不難至矣

王邦叔字紫陽為弟子凡九年因至羅浮語至丹訣紫

陽曰自太極既分之後一點靈光人人有分賢不加多愚不加少蓋去靜室中思我此語有覺即急耒邦叔靜思至夜紫陽詣其室叩門邦叔趨迎紫陽笑曰吾一尋汝便見爾兩日尋他不得遂臧所執燭而退邦叔大窘坐至五更大悟通體流汗待旦以頌呈紫陽云月照長江風浪息魚龍遁迹水天平個中誰昌真仙子声滿虛空萬籟清紫陽問曰誰唱誰聽邦叔荅詩云莫問誰昌莫問誰一声高了一声低阿誰昌阿誰聽橫豎大千說不盡先生有意度來徒急煞靈臺安寶鏡之明澄靜萬緣空百萬絲條處處通斗轉星移人睡定覺来紅日正當中紫陽傳之金丹後邦叔坐化

神仙可惜許歌曰可惜許可惜許可惜元陽宮無主一點既隨濃色妬百神泣送精光去三尸喜七魄怒血散氣敗將何補尺宅丹田虛別人玉爐丹竈阿誰主勸世人休戀色戀色貪淫有何益一神去後百神離百神去後人不知幾度待說不得臨時下口泄天機浮丘伯原道歌曰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

功不用隄防拒諸子學飛仙執迷不得住左右得君
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顧此斷慾之
道也始焉能節終焉能斷殆庶幾矣
攝生之道斷慾為先斷之以至於無可以立命矣彼慾
淫無忌者譬言諸抱玉赴火豈不自喪其寶乎呂純陽
詩云精神壽夭與粉骷髏却向人間買秋石寒山詩云
人言是牡丹佛說是花箭射入骨髓死而不知慾
黃連經云長生至緊房中急何為死作灸神法稽妹
疫詩云疫神出有散極慾疾枯綿體瀉慾莫不早徂可
不戒哉
侵晨一碗粥晚飯莫交足撞動景陽鍾叩齒三十六大
熟與大寒切莫貪色慾醉飽莫行房五臟皆反覆莫
食無鱗魚諸般禽獸肉白飯與園蔬常食自多福
飯後要徐徐行數十步以手摩面摩脇摩腹仰面呵氣
四五能去飲酒之毒傷食飽脹可緊閉口齒聳肩上
視提氣至咽喉少頃復降入丹田如此四五次即消
化矣
僧無夢貴在府畿村落中求化手持大木牌題詩二絶

曰心為車兮身為軾車動軾隨何意息交梨火棗是
誰無自是不為荊與棘身為客兮心為主主人和平
客安堵若還客主不康寧精神必定隨君去正心養
生之道不過如此可為終身誦之

鄭子元由翰林外補十餘年不得賜還嘗侘傺無聊遂
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憒如夢或發譫語有時不作無
異平時或曰真守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
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
想夫妄想之來其機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
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
眼前可以順應即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沒個當不決
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
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
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
來妄想也三者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
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起為患覺遲此心若同大虛
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水火不交何
以故凡溺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

深枕上思得治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綢繆染着忉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勌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予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予在汴臺聞子元道其詳且曰禪說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焉

身中六賊惟眼為最緊隄防六賊惟眼為最難故曰中一見可欲則心君為之奔逸鄙騶不可復制善隄防者就於此處着力似為根本陰符經云機在目道德經曰不見可欲而心不亂吾儒序克復首曰非禮勿視心經序眼耳鼻舌身意亦惟以眼為先蓋三教聖人俱以此為至要

陳摶對御歌云臣愛睡臣愛睡不臥氈不蓋被片石枕頭蓑衣鋪地震雷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閑

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
是爭此閑氣爭如臣向青山頂上白雲堆裏展開眉
頭解放肚皮且一覺睡管甚玉兎東生紅輪西墜談
藪云陳摶隱武當山後居華州雲臺觀多閉戶獨卧
或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扃戶試之月餘始開
摶熟寐如故
花竹幽窓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
不覓仙方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耶希夷之說不過
謂舉世此為息魂離神不動耳遺教經乃有煩惱毒

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語近世西山蔡
季通有睡訣云睡則必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
心後睡眼晦菴以為此古今未發之玅然睡心睡眼
之語本出千金方季通特引此語晦菴偶未之記耳
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晦無大醉一歲之忌暮
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燃燈行慾久視傷血久卧傷
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少壯者血氣盛肌
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日精夜不寤
也老人血氣衰肌肉不滑榮衛之道澁故晝不能精

夜不得寐也

姜梅山冬夜不寐詩云宵拆迢迢驚曉鼓靜思其分老林坡忍饑只有稽康懶扣骨曾為嵇戚歌不起妄心思世事只將閑意養天和時人休說長生術學着長生有味

生事轉多此詩曠達有味

陳書林云余司藥市倉部輪差諸君請未受籌鄉人張成之為司農丞監史同坐時冬嚴寒余二三刻間兩起便溺問何頻數答曰天寒自應如是張云某不問冬夏只早晚兩次余誚之曰有導引之術乎曰然

曰旦夕當北面因暇叩請尚其口授曰某先為李文定家婿妻弟少年遇人有所得遂教以訣臨卧時坐於床垂足解衣閉氣舌柱上喎目視頂仍提縮穀道以手磨擦兩腎腧穴各一百二十次以多為妙畢即卧如是三十年極得力歸禀老人行之旬日云真是奇妙亦與親舊萬信者數人言之皆得效

東坡云楊州有武官侍真者官於二廣十餘年終不染瘴面色紅賦腰足輕快初不服藥惟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熱磨湧泉穴無數以汗出為度歐公不信

慾正

西漢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降漢養馬
賜姓金氏日磾貌甚嚴馬又肥好武帝拜馬監遷光
祿勳後為車騎將軍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
賜出宮女不敢近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
宋陳摶唐僖宗封為清虛處士仍賜宮女三人摶謝曰
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未處士不生巫峽
夢虛勞雲雨下陽臺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

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簡靜之樂也識者以為過人遠矣此可為色荒之戒

宋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幼議毋嘗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之愛過常人程伊川曰某年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凡小說記載多朝貴名公之事大抵好事得之傳聞未必皆實如以舊女婿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為歐陽公者談後世娶妻妹輒以為口實嘗考公

年譜公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娶楊氏集賢院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三娶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奎之女行狀墓誌皆同是知此說好事者為之也此猶未為害事若某詩話記司馬溫公秘押營妓王荊公以詩戲之其為汚染名德甚矣蓋溫公固不為此荊公戲之亦非其屑為也闢而不信為宜

王安石知制誥吳夫人為置一妾公見之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火將部米運失舟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

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司馬溫公從龐潁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侯我出汝自歸至書院中與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潁公對僚屬咨其賢二公不好聲色不殖貨利皆同平生相善至論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

彭舉正萍鄉人瑞莊謹厚確守禮法苦志于學日不妄視口不妄言宰相張士遜聞其名招置館下甚愛重之舉正一夕獨坐書室聞窓外切切有人私語聲須臾有物投窓中而去秉燭取觀得紅羅髻頭一條翌早公朝歸舉正告辭求去甚力公曰何遽如是舉正具白以夜来事公笑曰老夫知君莊重有守聊以此相戲耳苦留之數年特與奏補累官国子博士衡州刺史

岳飛屢建奇功吳玠以名妹遺之飛曰二帝蒙塵臣子安敢以娛逸欲哉玠益賢之

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嘉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

宋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固辭上復勸之太宗顧謂中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来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弓射而殺之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為社稷自重而上飲射如故太祖一日幸後苑賞牡丹召宮嬪將置酒得幸者以疾辭再召者復不至上乃親折一枝過其舍而簪于

宋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王旦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藍火箭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嘿慶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作監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

髻上　上還執取花擲地上顧之曰我幸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婦人敗之邪即引佩刀截其臂而去

沈詹事特坐葉丞相論恢復鎮州沈方售一妾年十七八攜與俱行處鎮凡七年既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時人以比張忠定公詠會稽潘方仲矩為安占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鎮州竟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惱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都

宋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望家以行張詠知益州單騎至任官屬悍其嚴無敢蓄婢妾者詠不欲絕人情置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其屬稍有置姬侍矣詠四年及召還呼婢父母出資嫁之仍處女也父母拜謝而去詠素絕聲色之奉其不欺暗室如此名在仙籍為紫府真人所敬不亦宜乎

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尚幼公頗屬意既去情有所感以詩寄魏介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〻長有別離恨已托春

風幹當來介因鬻以惠之今州治已有石刻

彭汝礪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婦有姿色器資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索紙筆大書云宿世寃家五年夫婦從今已往不打這鼓枝筆而逝吳太常謂童中丞三娶少艾安得不死皆此類歟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絶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到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文公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嚙雪咽氈縮脅出血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元忠之論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獻意氣咸陽三月大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

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吕后而不決意於戚夫人
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欷歔不止乃知
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免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坡公與佛印交公見佛印常出色慾之言他日買妓送
之佛印遣回謝以詩云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雲夢
惱襄王仙禪心似粘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東坡得
詩乃知佛印有是口無是心後愈敬之
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隣婦通一晨校卸夫出即入門
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
天寒思爾熟寢足露衾外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
而去校忽念彼愛妻之至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
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叫無人即出隣
人因夫告官累執賣菜人官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
市曰校出呼曰某婦是我殺之柰何累他人償命乎
遂自監決者監決人引見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偷言
其故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臣不敢欺以累他人愿
賜死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
徐達南征陳友定至蘇州閶門見一女子絶色即以重

幣倫結且曰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
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欲即納以侍巾櫛王固拒不從
更遺數十金以助其粧資且謝負約之罪王之厚德
如此

洪武中駙馬都尉歐陽某偶挾四妓飲酒事發官逮妓
急妓料必死欲毀其貌以覬萬一之免一老胥聞之
往謂曰若與我千金吾能免爾死妓許五百金胥曰
上神聖豈不知爾輩平日之後肆乎慎不可欺當如
常貌哀鳴或蒙大宥耳妓曰何如胥曰若須沐浴極

潔仍以脂粉香澤治而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妍艷
之極首飾衣妝須以金寶錦綺錐裙內私服務盡麗
奪目蕩志則可只如此就捕更無他術妓從之比見
上上叱令自陳妓無一言上顧左右曰綁起殺了
群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倘極華爛繒綵珍具堆積
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膚肉如玉香聞遠近上曰
這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惑了那厮可知哩遂叱故之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下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
一日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后聞公無

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太后見其
貌既不揚衣服儉陋命姬嬪重為梳整易內制首飾
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田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日命
所司如制封之不為例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即南
京太常少卿道之母也道字叔簡能詩文善談論以
尚寶卿陞是官云

龍麟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小玉帶佐觴酒
憲使舉盃請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為之也願先生
酬之以詩先生負海內重名雅畏清議

又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絕句云蕊萬池邊風滿
衣木犀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
帶圍於是舉席稱嘆盡歡而散蓋前輩既不肯褻人
意又不欲失所守而且用事清切一時風致可想見
本朝初不禁官妓唯挾唱飲宿者有律耳永樂末都御
史顧佐始奏革之　國初於京師官建妓館六樓於
聚寶門外以安遠人故名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
淡粉曰梅研曰柳翠其下四名主女侍言也其時雖
法憲嚴肅諸司每朝退相帥飲於妓樓群婢歌侑暢

飲踰時無禁令故也後乃浸浮放肆髀帶盤薄喧呶
竟日樓窓懸係牙牌纍纍相比日昃歸署半已霑醉
魯多廢務矣朝廷知之遂從顧公之言顧公太康人
剛嚴為朝紳冠時指之包公每侍漏朝房諸僚無一
人與同坐比連三五室內皆寂然畏其聞也或過門
見有双縢外立知是公也趨而避之

相命

韋昭達少遇相曰卿貌甚善須少虧則當富貴後昭達
因醉墜馬髮角小傷私喜之相者曰未也後侯景之
亂昭達為流矢所中耿一目相者見之曰善矣不久
當富貴竟為司空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房梁公杜蔡公愕然端視
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甚恭曰二賢當
為輿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願以子
孫相托後皆如其言

唐定命錄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憂問之袁天綱荅曰神氣清秀壽若不永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無息喘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必大貴壽是龜息也廣異記云魏元忠謁張冏藏待之甚薄質通塞不荅公怒拂衣去冏藏遽曰君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袁張天下奇術也袁非得之睡將以貴為賤見人於目睫間欲斷平生禍福誠難矣袁客師天罡子也常渡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破而有負就舟客師曰貴人在舟可以濟矣江中風濤覆而免破男子乃婁師德也

唐陝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袁天綱揀婿綱曰此無貴壻惟識果敢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從其言嫁之時入戚笑焉乃元崇也時年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嘗請一親表飲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鷂折節勤學以乘時入仕位至宰相

張曙崔昭緯西川同舉相與謁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人皆呼為將来状元崔亦分居其下乃日者殊不

顧曙惟語崔曰將來萬全及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但崔即君拜相時當於此時過堂既而崔首冠曙不終塲而歸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拒之崔曰但喫待我作宰相與你取狀元張拂衣去因不叶後七年崔內廷大拜張於後三榜裴公下及第果於崔公下過堂

陶穀少時夢數吏奉符換眼拊耳曰求錢十萬穀不應又云錢五萬安第二眼穀復不荅吏曰只安第三眼即以彈充納眼中既覺眼色深碧後善相道士陳子陽曰貴人骨氣可惜一雙鬼眼必不至顯位

元豐中王珪佐宰相秉間奏曰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春作相神宗怒曰除拜由朕豈由術者縱當陞補姑且遲之至明年春安禮果拜相珪曰陛下何違前言上愕然曰朕偶忘記信有命存矣

張忠定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華山圖南曰他人即不可知如公者吾當分半以相奉但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乃贈以詩曰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

得金陵養閑散亦須多謝髮邊霜始皆不喻其言後
忠定更鎮抗晚年有磨干頂復治不差遂自請得金
陵皆如此詩言忠定在蜀日與一僧善及歸謂僧曰
君當送我至鹿頭有書奉托僧依其言至鹿頭忠定
出一書封角付僧謹收此後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
日當請于官司對衆發之慎不可私發若不待日及
私發必有大禍僧如其言至大中祥符七年乙卯時
凌侍郎策帥蜀僧乃持其書詣府具陳忠定之言凌
集從官共開之乃忠定真容也其上手題曰詠當血
食於此復數日得京師報忠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
日捐館凌乃為之築廟於成都蜀人自唐以來嚴祀
常南康自此乃致祠忠定

王清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自號王賣頭常遇奇士傳
一相術時相公之奴婢輒中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
遽相其女曰此国夫人也夫人笑曰為我擇一佳壻
青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
第在興國寺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
明年富黜於春官晏次青為妾大悔之未幾富中大

科恩比狀元即丞相鄭公也青有女婿時秀才儀貌甚偉人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

何文縝丞相在太學時與同舍黃生詣日者孫顗問命顗袒衣踞坐何先占既布筮正襟揖曰命極貴不惟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侮耶顗愠曰吾老矣薄有生計令諂一秀才獲幾何命實中格何曰然則何年作狀元曰乙未歲問曰入相何時曰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絕異君拜相後當死於異國孟

尋常奉使絕域者不過侍從官何由宰相出使殊不可曉耳後何乙未科廷試果擢第一人後十二年至靖康丙午從二帝北狩死虜皆如其言

王克正直舍人院及卒無子惟一女子十餘歲陳博入吊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觀其捧爐奉佛手相甚貴後數年陳晉公參知政事一日太宗問曰卿娶誰氏女有幾子對曰臣令無妻只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唯有一女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遂娶為妾不數日果封夫人

天台謝丞相深甫長子渠伯官止倅車適室女三妾毛氏女一出女以毋賤衆相凌之當春遊閶府以往毛氏女斃後有相士過語人曰向後一位鈞眷當至大貴非丞相夫人乃狀元夫人衆皆笑之相者云更恐以上曰即皇后耳自是每戲必曰打皇后云渠伯早世家道凌夷毛氏女至貧乃七足不加束且幼而病瘡白黥貫瞳面多黑麤埋宗登極未正東宮楊太后以謝相當年有援已力取女於謝府以報之時渠伯諸女先已配士族惟毛氏女存渠伯租入稍薄謀於

族以決進退相之子與渠伯諸子言此行須鬻產為費他時不過一老宮婢耳不若留遺資可無往客有范糾叔者獨贊其行曰入宮不失作一美人家即蒙澤矣於是盡貨其資以祇召命舟過會稽忽復病疹及京師旋愈面黥以蜕瑩白如玉首謁史相史善風鑑即拜曰真天下毋獨以貫瞳之白為疑忽一道人過門自言善醫目用新筆染藥白隨筆落道人忽不見消日與賈后同入楊太后召見賜坐謝遽坐賈矜持作避席狀歷言其父涉湘城戰守之功謝默；太

后顧云謝丞相當朝作何好事謝荅云先丞相不皆
用兵殺一人賈猶云不已太后云孩兒門不得恁地
口多已而賜食謝頓食無餘賈矜持猶昔竟不食太
后云食者自飽不食者自飢翼日進見並拜羙人又
越數日冊羙人謝氏為皇后蜱聯富貴朱紫盈門繼
之乖篤聽政與國終始范斜叔後由是補官以及其
子毛氏封兩國夫人建功德寺西湖上太后臨朝之
先寺產靈芝馬櫟伯子孫同享富貴殆非偶然歟
家賓客劉公為屯田員外即時事稍異旦夕有騰趠之

孰知一僧有相法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書
秀才在門外公不得已令僧坐簾下帝秀才献卷公
畧省之而意色殊倦帝覺之乃去公與僧語僧不對
乃曰某欲言之負外必不愜意公曰但言之僧曰負
外後遷乃本部正郎必須待適来帝秀才知即處置
公大怒揖去之不旬日貶官帝秀才乃處厚也後三
十年在中書而劉轉屯田郎中僧之相驗矣
邵武俞翁者善相術葉祖洽兒童時好騎羊而戲翁見
之曰郎君當魁天下士勉之無戲祖洽遂折節讀書

會黃右丞履丁憂居鄉祖洽與邑子上官均執弟子
禮師事之嘗過小山寺遇翁迎謂之曰狀元榜眼
自何来二人相視笑翁曰不特中又同年焉吾為子
選一題可預為之備二人未之信戲曰題目謂何翁
指庭下竹一束曰當作此二人笑而去熙寧三年廷
試罷詩賦論三題易以策問祖洽遂首選均次之後
方悟竹一束乃策字也

蘇易簡先在禁林李流後入既而參知政事蘇不悅因
上步虛詞十篇以自見意上即日俾參大政拜命丞

數日而卒　又李繼隆有才幹為樞密直學士因記
對太宗許以大用歸與兄弟言之大喜醉後忽感風
昏而卒觀二事乃義命所無只做一日不可得躁進
者可以戒矣

契丹季年常勝軍校龐太保妻耶律氏詣燕山樂先生
卜肆問命卦成樂驚曰平生閱人無如夫人之貴非
后妃不足以當之今服飾若此何也律氏笑曰吾夫
一營卒耳近以微功方遷隊者猶未免饑寒安望王
侯樂曰夫人不大貴吾當焚五行之書既而金人滅

契丹兀术太子至燕見耶律氏美納之而殺其夫後
封越國王妃妃方順明睟華髮權署過男子兀术敬
畏之

太祖初封諸王各以一高僧相之時姚廣孝預白成祖
曰殿下能計臣輔左當使殿下戴一白帽及至藩又
舉袁珙相云云後朝廷多防燕王亦逡巡未舉指揮
張玉進曰安可束手待縛遂奪九門殺三司一鼓而
兵出矣是知成祖之天下始於姚定於袁成於張也
然非姚則不前非袁則不決非張則不驟豈非天意

有在而致此三人之言乎

柳莊袁珙字廷玉元菊村先生士元之子自幼勵精儒
業九流百氏之書靡不涉究嘗遊歷湖海遇異僧別
古崖於補陀洛伽山一見而奇之因授以相人之術
期珙必以術顯珙自是決人貴賤壽夭禍福休咎如
指諸掌雖達貴人遇之不以禮則拂袖而去姚師廣
孝嘗贈詩云岸幘風流閃電時相形何似相心優凌
烟閣上丹青裡未必人人畫虎頭此詩正似荀子所
謂相形不如論心之義意有謂也姚廣孝薦之燕邸

文皇使人召之至使者與飲于酒肆文皇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同入肆沽使者因謂琪試看十人琪趨拜文皇曰胡說我等十人皆後護衛長官也琪不管文皇不答命召入詳叩之琪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濶額如員壁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五事分明二肘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如撞鐘足底龜文有雙黑痣候年交四十專過於膝即登寶位　初皇太孫聞其名亦召見使相焉琪言宮氣在西北方宜豫防之同縣金忠當戍趙州不樂行琪一見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登舟即順境矣忠善卜燕邸召至問以靖難忠卜以大吉造遂署長史永樂初擢兵部尚書其相術奇驗類此　文皇登極拜太常寺丞卒賜塋祭予忠徹克傳其術官至尚寶少卿壽七十六以疾卒

昔僧道衍嘗遊萬山佛寺遇琪觀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負世傳二語云辯

宰相於高山佛寺識真主於長安酒肆正謂此也是時越之士夫左都王公咎伯韓公教職潘公咸為諸生謁柳庄求鑑表公云王内京二品韓外二品潘廣文先生也皆如其言　又長洲祝顯尚在垂髫其父引表視之對曰君之相當有貴子何視為畫日製一圖書遺其子後二十年祝顯官至大參閱圖書乃云大參之章　又順天尹王驥患傷寒表往視其疾神色俱變不可復生亟請其配楊氏見之表賀曰疾雖危甚然夫人之相一品命婦必無虞也已而王疾果

愈以征麓川功封靖遠伯楊氏封一品夫人語云父命推其子祿大命可以妻延柳庄之相神矣哉

宣德中四明陸司寇瑜方授主事方領牙牌忠徹以紙畏一牌授之既出笑視之其文則刑部尚書也呕迓以告公大笑曰非誤異日當懸此耳後果然人益神其術

永樂時僧如蘭古春者富陽人善相術于譙少時博戲市中古春撫其背曰少年何不自愛異時撥亂救世之宏才也時有道人在旁古春既去道人呼友之曰

汝相如斯而已乎古春更熟之曰不得考終道人首肯曰和尚可教矣後果如其言

新建伯陽明王先生初謫雲以太夫人夢五色雲入懷而生也生兩歲嘿不語一日有老僧叩門見之云謫露天機故不語令易謫守仁遂語即不凡矣八歲海日翁携入京遊金山賦詩有碧簫吹徹洞龍眠之句十餘歲時偕同窓諸生遊天壇遇鐵冠道人善鑑諸生年長者以次遍閱如靈寶許公閩中林公江右岐雍周公浚儀王公一時人品道士悉以顧爵

許至先生則嘿視良久無可否先生叩之道士令衆散去至松林中授四字曰須至上丹田此時結聖緣須至下丹田此時聖果圓厥後先生講學獨揭良知格千聖之心訣道士預知其仙流歟

蕭御史鳴鳳精于星命丁丑廷試或以舒芬八字雜質之曰孰為狀元蕭指芬八字曰此是也果然後復以後事質於蕭蕭曰功名壽數始終皆同羅一峰舒冕然曰止此乎曰忠孝狀元足矣後果謫壽亦止此今配享一峰祠

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視曰此兒七
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
一夕風雨敗露壁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
為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塲失火三也飲
酒友家主恐客散鎖門大門一時火起客有死於火
者四也傷寒死去三日五也過海封王而舟壞六也
一日晝寢有猫過身側隨為雷震死去踰時七也是
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孝宗朝為首相正
德二年去位累贈至太師年一百七僧其仙邪

吉兆

近塞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
曰此胡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
皆賀之其父曰此胡遽不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
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胡遽不為福乎
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
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又宋有好行仁
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
曰此吉祥也吾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

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迂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強健者皆乘城戰而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疾目復明觀此二事禍福之倚伏也寧有究極哉故不意而得吉祥者勿遂喜不意而得凶咎者勿遂戚天欲遺之以安全之福或先示之以微譴天欲降之以破滅之禍或先娛之以小喜疎而不漏迺固然也惟在君子脩為以保之耳

周末時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王取之而不識遣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惟諸侯之霸者方得此物王食之大美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吾昔過陳之野聞童謠云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甜如蜜此楚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焚將軍嗜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皆有瑞
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矚得酒食燈火蓼
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
徵大亦宜然故目矚則呪之火華則拜之鵲噪則餧
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
以得之哉瑞者寶也信也天以寶為信應人之德故
曰瑞應無天命無寶信不可以力取也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曰名埋懷村
燧喜曰吾誅懷必矣澶淵之役亦以宋祐為吉兆岳
飛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沒不測偶獲一諜者問其
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能入耳飛笑曰天遣汝
言吾必破其穴三軍大喜迄平之蓋行師得吉兆足
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
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卻說從吉兆上去蓋
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
動衆若老嫗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
裴晉公度討吳元濟至境上發地掘得一碑云井底一
竿竹竹色清綠鷄未肥酒未熟陣車兒即且須縮

有識者解之曰鷄未肥無肉也肥去肉為已字酒未
熟無水也酒去水為酉字破賊之期其在巳酉乎果
以是日入城蓋宋人四六有學鼷鼠嚼智乏鷄砩下
句正用此事
唐玄宗在東宮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於上
元献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懼太平公主欲令服藥除
之而無可與語者張說以侍讀進太子宮中從容謀
及之說亦密賛其事他日入侍因懷去胎藥三劑以
進玄宗得藥喜盡去左右獨構火煑中煮未及熟急

而假寐羽蠛之際見一神人長丈餘身披金甲操戈
絞爐三匝藥盡覆而無遺焉玄宗異之凡三夢皆覆
乃止明日說至告其詳說降階拜賀曰天所命也不
可去之後元獻皇后思食酸說袖木瓜以獻故開元
中說恩澤莫比蕭宗於說子均埒若昆弟云
五代時有僧人在寺道邊鑿蔬正錢一日晝寢夢一金
龍食所鑿萬苣數畦僧寤驚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
一偉丈夫於所夢之處取萬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
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

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又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貧僧
建天寺丈夫許諾詢之乃宋藝祖也既即位尋其僧
尚存遂建寺賜名普安
宋范祖禹字淳甫成都人中進士第仕神宗哲宗官至
內翰公未生時河南郡太君夢一偉丈夫披金甲而
至寢室曰吾故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是日公
生遂以禹為名初字夢得溫公聞其故謂傳稱鄧仲
華篤行淳實改字淳甫
文潞公少從其父赴蜀州幕官入江瀆廟祝接之甚
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廳廷明日有宰相來官人豈
異日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知成都當令廟
宇一新慶曆中出以撫密直學士知益州謁廟有感
方經營忽有大木千餘皆自江而下取以為材其廟遂
成
南城劉巢林夢材薦行君子也一夕夢至一所兩石櫺
樹下獲錢一窖凡千緡自念平生無妄想何以至此
未幾戴尋思招之館教子姪歲俸百緡入齋見庭門
兩石櫺樹宛如夢中凡十年登戊戌第而去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脇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
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
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汙
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勿
勞太師檜猶日力竟仆于几遂伏枕數日卒獄事大
解諸公僅得全祀汾就逮自分必死然竟不知加以
何罪因嘱其家曰此行無全理脫幸有恩言嘗於餽
食中實肉笑靡一以為信毋忘既入獄月餘無所問
亹日施慘酷求死不可得一日正晝寂之閒屋仰絣
之使視椽樑偶見屋上一竅如錢微有日影須臾稍
轉射壁上有一反字汾解意亟承與謀遂得小挺推
數窾以待晝忽外致食于橐滿其中皆笑靡汾泣曰
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紿我既而獄吏皆来賀
即日脫械出則檜聲鍾紿轉矣忠獻是時居永亦徵
聞當路意汾既繫昕夕不自安且念為太夫人憂不
敢明言忽外間報中都有人至亟出視一男子喘臥
簷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測衆環視縮頸忠獻素堅
定於是亦色動有頃掖之坐稍灌以湯餌而甦猶未

出語數指腰間索之得片紙蓋故吏聞檜訃走介星
馳至近郊益奔程欲速是以顛蹶頃刻之間堂序惟
聲如雷王盧溪在夜郡守承風旨待以囚隸至不
免旬遥適郵筒至開宴公堂以召之盧溪怪前此未
之有不敢走使者系踵不得趨詰罷燕之明日始聞
其事守蓋先得之矣故盧溪既得自便之命題詩壁
間曰尽力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稀二十年興
緒紳禍一朝終失相公威外人杓說哥奴病遠道俄
聞逐客歸當日奚椎誰敢斥今憶得姓依稀蓋志
喜也同時謝景思沒家在天台為郡守劉景脩補民
至而改禮王仲言揮麈録詳記之與夜郎畧同是檜
稔惡得鑿善類之福也
大元之取天下以乙亥丙子收江南宋太祖亦是乙亥
丙子平江南江南之將亡也昇元殿基掘得石記云
若問江南事江南事可憑抱鷄昇寶殿走犬出金陵
子建居南極安仁秉夜燈東陵婚少女騎虎渡河氷
人皆疑之莫解其意後李煜丁酉生抱鷄也王師甲
戌渡江走犬也曹彬為大將列柵城南乃子建也潘

美為副將城將陷恐有伏兵命卒縱火乃安仁也錢
俶戊寅入朝盡獻浙西之地騎虎之謂也識記云文
固難解亦難盡信然觀此若合符節天命所歸殆非
偶然

至正二十二年順帝一夕夢大豕決都城而覆因禁重
民畜猪比天兵至下林順帝召百官議戰守計忽有
二狐自內殿出帝歎且泣即命開建德門北去明年
上聞其駐應昌也馳書開示禍福彼因答詩云金陵
使者渡江來漠北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
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上土亦喜江南有俊才
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臺嗚呼猪者朱姓
決城而入狐者胡人下殿而走天之示人良亦顯矣
上微時嘗夢滿空燕雀紛紜中一五色巨鳥舒翅而
舞俄升其背乘之以行有青旛數隊前導至西北方
見一高臺授以絳衣上服之忽然冠履具備霞光
爛然統身乃寢授以一長劒其靶駮犖如生龍驚視
而覺此上帝明命之驗也後登極以語魏國公如此
云

高皇龍潛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寘之一笭箸有
陳四者來共語又戲以單聖躬既而 上持魚還舍
啓笭篋已失其五知陳竊矣徃問之陳諱慝
歐之陳笑入以還 上及 上即位一日問劉誠意吾
享位幾何年對曰聖壽無疆然以數言當三十五又
其間五歲假之 上忽思竊魚事以其數符立召陳
至將殺之 上問若頗憶與吾周旋無陳對曰臣何敢
忘因述漁事 上曰吾忘之為何地陳曰烏龍潭也
上曰吾鄉惡有此陳曰臣嘗作此單烏龍故云爾

上見其對以為畏懼為稍盲因曰汝欲為官乎陳
叩頭謝 上曰可為之部江西郎中時錢谷山積此
司陳居三四年竟以墨誅殺洪武之紀應符其數
金大節海寧人也洪武中為鄉老人 國初耆老人之
選必推年高有行者為之官貟朝覲老人亦與焉大
節徃覲侵曉出門行里許欲登廁悅惚有鬼廁中出
指節曰此老人好箇金肚皮遂不見時國憲峻甚大
節殊憂懼曰此行吾豈獲罪腰斬耶比入朝 上問
曰今天下盜賊平未耆民無敢對大節杭聲曰捕獲

已盡惟恐復生上首肯再三即命為某知府果腰金
云

國初豫章士人兄弟由貢入太學夜夢人語云七竅比干心如是者數次未詳其義時五月競渡諸生俱出遊觀惟兄弟不出偶　太祖微行至號舍獨聞一號聲入舍二生驚懼上喜見案上有藁一截上出一對曰一彎西子臂兄弟齊聲荅曰七竅比干心上大喜曰必忠貞士也命銓部選二御史大御史清要之職也二生得於一時兆神通於一夕豈非氣數不偶

興

洪武十八年乙丑會試中式士四百七十二人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皆監生也第三名花綸乃浙江新辭首及殿試讀卷官奏綸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是年童謠云黃練花花練黃時人莫解比會試及讀卷所擬名數正協重謠先一夕　上夢殿前一巨釘綴白絲數縷悠揚日下及拆首卷乃花綸　上以其年少抑之已而得丁顯卷姓名與夢符且顯字古文雙絲也遂擢狀元花之被選一時無不知者故同

榜皆呼為花狀元練子寧集有送花狀元歸娶詩後
世不知謂　國初有花狀元非也
太祖夢儒釋道三人未見至揭曉狀元彭時由儒士榜
眼岳正幼曾為慶壽寺書記探花陳鑑幼曾為神樂
觀道童幼年事皆形夢兆天下事豈偶然哉
建文時胡廣禮傅廷試俱在一甲而狀元未定上以口
卜問小內豎曰今年狀元在何處小內豎即應聲曰
在湖廣後閱胡廣其名也遂舉第一上曰事雖出
於前定而胡地不可使傳臚之口廣改名績以其能
績胡也後永樂登極復名廣歷官至學士
建文君有詩云是日乘輿看晚晴慇懃佳兆滿金陵禮
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人以為文皇識也
永樂壬辰狀元馬鐸長樂人縣西太平港舊名馬江江
之東有十洋街古諺云十洋成市狀元來鐸應其兆
鐸初與閩人林誌同時誌高才慳學鐸亦自知其不
及誌鄉會俱第一比殿試出徧扣諸名士之作皆不
已若深以狀元自負迨傳臚之夕夢有馬奪其首誌
始懷疑既而傳爐馬果第一然始終負不平之氣上

知之曰朕試一對佳者即為真状元云風吹不動鈴
兒草鐸應曰雨打無聲鼓子花帝大稱誌不能對遂
愧服蓋鐸幼時夢中有語是對至是用之蓋天設也
商文毅公諱輅浙淳安人我朝三元及第官至元輔德
望首稱止此一人而已公之父為嚴州掾公生於吏
舍中刺史是夕夢天門開有神人乘鸞車降吏辭詰
旦公生故命名輅今俗行傳奇造言生事可笑尤甚
蓋公之父親見公發解絶無遺腹之事

是夕歸宿舟中夢文正遺之詩曰翼帶横腰重宮花
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卧烟霞是歲及第状元後
因落語故謝政歸隱又倫敦同邑劉忠同赴春闈因
至邏舍館盡為他人有之竟一暗室塵垢纔梁方掃
除忽梁上墜一軸舒視之糢糊莫辯細拂去其塵圖
有一枝梅上棲雙鵲款書報状元三字羅懷之至揭
榜二人皆登第倫則状元也
陶其才姑蘇人三入春試不第求夢於武安王神夢神
慰之曰其才君緑衣郎也何卜何卜且金陵文章府

宜往遊焉陶如言遂至金陵舘于國學遇友人張幟者握手論交一日遊入妓院時有名妓號小芙蓉者迎而款之才遂倚芙蓉而餞曰歌酌妓不奇之因徙倚于芭蕉亭呼杯更酒張私語芙蓉令才詠此芭蕉妓如言對才語曰萬緑盈叢妾非紅頰一點也勞君咏之以自試才感其言即命取筆墨寫其詞曰蕉心捲玉柱插天天際遠蕉心赤鐵膽銅肝當宁立蕉葉長仙姬羽扇擁霓裳蕉葉片旌旗暖動明飛電蕉葉稀飄飄百結山人衣有時幞仰天風走有時滴雨濯

塵垢有時秋月過欄杆有時驚霸心胆寒雪隱梅谷何處尋當時歌舞今沉沉直待陽和消息通依然掛緑春風裡咏成張大異之妓即下筆曰先生金馬緑衣郎也時金陵耆稚皆呼緑衣郎云遊情既愜不覺更歲而禮闈試期才亟扳幟同抵燕國入試才占制科高等幟亦同登比往領官袍才袍色緑幟大笑曰小芙蓉言緑衣郎驗也才駭而笑歌云緑衣郎緑衣郎不能忘分明夢語在西廊凜凜英風武安

成化壬辰入言吳又定寬及第素無夢兆惟揭榜前三日異香滿室耳公嘗謂予言會試之前夢過國學適陰雲四合大雷電欲雨龍下攫其巾併其身而上遂驚寤焉又吳原博既登第予詢其尊公曰令子久不利場屋今獲此峻擢有先兆否曰有之因云江右舉人某貧不能赴會試憤然欲自盡是夕夢有人語之曰汝中自有時待吳寬作狀元汝必登第已而果然人松江錢中者子名福生數歲矣夢女子三人來曰汝子科第當與蘇州吳寬同彼自至蘇訪吳寬時尚

困厚舍然入皆稱其德優學博乃曰吾兒便不得科第得名偕吳君足矣寬尋顯而福亦以亞魁會元狀元發跡名次略不異又南京吳文度屢試不第乃以字行成化辛卯其女弟偶夢明年狀元吳寬文度竊喜曰此我初名狀元必我也及揭榜狀元果吳寬但非文度耳

成化甲辰狀元費宏初上春官也伯父瑄方以都水主事治呂梁貽之書曰汝若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北還宏詢之曰伯父何以知宏之弗第而必

令入北監也瑄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嘗夢汝入監領班籤乃保相彭文憲公故物也文憲嘗游北監中狀元矣汝第勉之至是果然又前松江張鼐言於鰲曰鼐未第時嘗夢人謂曰若登第在狀元前覺而思之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吾殆無望矣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費宏十六是科宏狀元及第計得夢時宏尚未生也年十六赴省試考官閱卷恍惚見總角童子謂此乃少年狀元已遂以其卷置高等及赴鹿鳴儼如夢中之貌

弘治丙辰狀元朱希周京師民其氏一日夢文天祥至其家方入門即仆而以是年春公主是家狀元又第一夕下樓偶失足顛仆良久始甦蓋天祥乃宋丙辰狀元也故有是夢又吳人舊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弘治乙卯城西穹窿山風雨中一大石自走下見者驚呼乃止明年公應其兆計石移時公猶為諸生云

廣州城南隔河有地名河南相傳云河南人見面廣東狀元見是歲大旱海珠寺露南岸人往來對見倫文

叙擢弘治已未狀元
弘治乙丑狀元顧鼎臣父恂五十餘而生鼎臣既狀長
夜奉一表祈父壽頓以已壽益親見已成立以伸孝
養一夕夢黃鶴從天飛來近視之即所焚表也後一
大院字未有硃批字數行末云自此以後如田單火
牛通行無滯蓋乙丑之兆也父享年八十餘及見其
子登狀元第父嘗夢入鄭文康家移其桂歸植之已
而鼎臣生後諡文康與鄭名同蓋七十年餘夢始應
也宋衛狀元涇名臣也祠在邑中初鼎臣入邑庠夜
夢一人紫袍象簡稱衛姓携狀元冢文圖書貺之再
過其祠虔誠謁拜一日鄉間儒生入城假宿于伺中
似聞神語云明日有狀元顧鼎臣来儒生謂庠中無
此人早起俟何人至忽見諸生顧全入語以此事顧
曰吾正將易此名矣
正德丁丑狀元舒芬進賢縣北二十里有日月湖涸則
分為二漲則合為一中有石人灘識云日月湖明良
將出石人灘合狀元生是歲水泛石人灘不見芬應
識聞人劉世揚會試入京夢神告之曰今年狀元名

國家世揚即以國家易已之字劉是科登進士而狀元舒芬其字則國家也

正德庚辰會試時 毅皇帝狩于南京未及廷試至辛巳嘉靖登極始舉楊維聰狀元幼隨父和任長史在塾讀書每膳具維聰已至張氏問其何故知之答曰恒聞耳邊呼曰狀元可食飯及長在京夢崇文坊迎金字辛巳狀元牌表扣之何往曰送與固安楊秀才覺而自喜但疑是歲非試期既而已卯庚辰鄉會連

嘉靖丙戌狀元龔用卿福建舊傳郭璞遷城記云南臺沙合河口路通先出狀元後出相公至是用卿首選臨試時常夢龍神寫狀字於頭上果中狀頭

嘉靖甲辰秦鳴雷狀元先無錫吳澤峰已定狀頭矣因吳字北音曰無 聖曰無情豈宜居第一正猶豫時忽高玄殿旛結雷字故 聖意欲得雷姓為首遍榜中覓之無有届鳴雷即擢之乃以吳為探花

嘉靖丁未狀元李春芳丙午秋有士子赴鄉試題詩于讀書之屋而行尾句云明歲看花三月鹿滿城桃李

先春芳蓋自寓耳明年春榜果然此詩為之讖也

嘉靖壬戌狀元申時行郡中通衢直貫者謂卧龍街極南為龍腦南禪寺舊有鍾樓久廢術者謂鍾鳴則多發科第極北有卧佛寺塔為龍尾自塔焚後郡城無官翰林者辛酉郡守王公葺鍾樓鑄巨鍾使僧鳴之又城河久湮者悉浚之使可舟至秋大水海潮從婁門入經委河直過其門將誕之夜父夢神人與桂花一枝醒猶聞其香母夢紅日照入帷間亦然其體八月十六日也至己未又月夜半支硎山巖崩有聲如雷天微雨居人皆聞之有石自山腰移下十餘丈復轉而東所過小石裂一縫如虎立試劍石之狀識者謂來科狀元必出於吳蓋吳中舊識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宋時黃狀元由我朝朱狀元希周皆有此兆辛酉申公夢行通衢得明珠一顆心甚異之入室一室光明自意此龍頷下寶也必將來取龍果至昂首向室內又意此珠不可輕授乃緘題云臣時行謹封跪而獻之龍得珠而遂翔焉是年四月書齋忽生芝草三莖童子不知手去之次日復發

一蓋色皆黃七月督學公約試千句客委高淳令編
卷令寓崇明寺樓下吏夜編號於樓已乃就寢有四
吏未寐忽見火光起其中儼然一大魁星自外入樓
中吏驚叫令亦駭起明旦入白督學謂必大魁之兆
初本府牒送遺才之夜府中王徐高三公同夢起翔
於天衢至明各語左右大異之及冬吳士夢報捷者
至人爭叩之彼且馳且答云狀元會元皆有先探者
余有丁嘗夢登杜正倫既第榜首非杜及傳臚後所
賜狀元袍笏與之者內[illegible]